

朱昌集

周绍昌 著

车轱辘菜就是车前子，从《诗经》的时代就叫茺葍。

车前子的生命力很强，落地可活，土路上俯拾即是。

林庚先生是我终生的业师，是当年开课的师长中最潇洒的学者。

我从先生学中国文学史，自先秦而至近、现代。听先生讲课，最精彩处莫过于史诗。

先生在讲坛上讲得酣畅淋漓，我们在台下听得如醉如痴，师生的精神合而为一，

完全沉浸在诗的大千境界与情境之中……

在欢乐里，我睡在曾祖母暖暖的怀里，直到父亲把我抱回家里都不曾醒。

一股酥融了的飘忽和宁静把我稳稳地托向高高的冬的夜空，

恍惚中，只见一轮被人遗忘了的明月，挂在凄清的天边。

26
55-

朱子集

周绍昌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茕茕集 / 周绍昌 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ISBN 7-02-005634-2

I. 茕… II. 周…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1590 号

装帧设计: 翁 涌

责任校对: 段志坚

责任印制: 周小滨

茕茕集

Fu Yi Ji

周绍昌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76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 插页 2

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02-005634-2

定价 23.00 元



作者像

“采采芣苢”(代序一)

大道边上的车轱辘菜，地垄头上的回头草，牛犄角上挂着死不了。

车轱辘菜就是车前子，从《诗经》的时代就叫芣苢，其子儿可入中药，叶可食，性平和，味如油菜。古代人少地多，撂荒地上长了茂密的芣苢，妇女们成群搭伙去采摘，捋了叶子还采了子儿兜回去吃。她们唱的歌被记下来，就是《诗经·国风》里的《周南·芣苢》。这首民歌类似后世的采茶歌，轻松、欢快。车前子的生命力很强，结子儿如芝麻粒，扁圆、色黑，落地可活，土路上俯拾即是，所以农民俗称为车轱辘菜。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在中篇小说《哈吉·穆拉特》一开头，描写马车碾烂了大路上的车前草，等不了多久，它又顽强地活了过来，比喻故事里的主人公哈吉·穆拉特(以他为典型代表的高加索山民)反抗沙皇暴政，为自由献身的悲剧性格。

旧时，一家一户的小农常常赶上家养的一两只山羊到垄坎头上，用绳子縻住，任它啃青。这垄上的草比白香山的诗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所描述的草的勃勃生机也许还要胜过十倍。那小山羊几乎每天都縻在可数的几小片田头地脑上，偏是那些青草常啃常青，从来没变成不毛之地而断了山羊的“口粮”。

那草长得出奇的快,前晌被羊啃平了地的草根,到过晌又会蹿出一寸多的嫩芽子。要是隔上一夜,齐刷刷的草根子上准定又长出两三寸新叶,又尽够小山羊喂饱肚子。农民怜惜地把这种草叫回头草,极尽形容,只要一回头的刹那之间,那草又长了出来。

然而,大自然的玄机远不止此,在北方山区还有一种小草。一年四季,不管什么时候,随便在崖畔谷底,只要把这种爬长蔓随地扎根的小草薅一大把,好歹拧成草圈挂在牛犄角上,一直挂到它干枯变黄、一直挂到来年春夏之交,只要不是天寒地冻,随手把它扔到土地上沾一点露水气,用不上三天,它就从草节上扎下根发出芽,又皮皮实实活过来。因此,山民管它叫死不了。

诗人、农夫讴歌小草,不因它平凡、渺小心存鄙夷,而使“幽微藉之以昭告”,此即奉献这本琐忆的一点初衷。

1999年9月19日,北京亮马河畔之绿草小屋

绿色的树(代序二)

漫说很难想象没有颜色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但反之,过多或缺以至失去某些重要的颜色,对人的一生也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潜藏着或隐或显的影响,甚至会左右性格和情感好恶的形成。于具体的大多数人,虽未必尽然,但个例还是或然真实存在的。社会和自然是多元的客观存在,感同身受因人而异,不可强求用绝对划一的模式去描述,而每一实例都不乏可供研究家参考的盎然意趣。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我们小镇上众人无不为了生活而艰辛奔波劳碌着。从军阀统治的不断更迭到日本的入侵,老百姓没过过安生日子。在那年月,镇上支柱产业的一家烧锅因为战争,海运不通,大宗远销东南亚的五加皮、状元红酒以及冬菜生意大幅度缩减,只能苟延残喘,不倒闭已是幸事了。至于在英美厂家打工的大多数工人,在1941年12月8日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直接沦为失业者,而码头搬运工也由于太古、怡和的停运早就成了游民和饥民。只有在日本裕丰纺织厂干活的男女工人为养家糊口,不得不忍受在极苛刻的条件下干着苦工,沦为奴隶。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街市长时期一片萧条,整个小镇只官前一带在每天上午还有些活气,维持着最低生活线尚存的一息。

那是一个灰色的年代。

虽然不是谁有意为之，却不知从何人何时在什么潜在力量的无形支配下，这个小镇的物质色调竟与瓦灰和土黄结下不解之缘。以前、中、后三条街为主干的老旧屋舍，不论是乡绅大户的重门深院，或是小康人家的四合院、三合院，都清一色用青砖、灰瓦构建起来，连不成格局的土房陋室墙皮和屋顶也都厚厚地抹上了青灰。从半空俯瞰全镇，鳞次栉比的屋宇连成灰色的几个大板块，单调、沉滞之余，也蕴含着严峻与坚实。三条大街，在那年月，都是灰黄色的土路，雨后满街泥泞，没过脚踝的烂泥像是鱼鳔和胶皮熬成的，又黏又滑又韧，一直是困扰着乡民的心病。这镇上除灰青土黄的主色外，有两片用红砖盖起的新房。一处是中街西段上路南的树槐里，不知是哪家盖房产的商行兴建的简易住房。这是一条南北向的胡同，东西两侧建五处小院，每院分南北各两间屋，迎门靠东墙或西墙是逼仄的柴房和茅厕。这些房屋都出租给薄有收入的小户人家。另一处红砖房建在前街陆家胡同南口外的台地下，在公路的北侧，占地面积足有十几亩，又分成两个院。一院是警察局的派出所，一院是新设立的区立第三十九小学。这两片红砖房新建时颇为亮丽醒目，但是那红砖是用碱性土烧制的，不到两年就泛白剥蚀而且褪了颜色，如同长了癞疮。

不难想见，镇上人朝夕相对的主色就是如此的瓦灰、土黄和褪了色的斑驳的惨淡的灰红。至于普通人家的板门大多是褪成木头本色的浅而脏的灰褐，而大户人家的大门不是已经变成黄褐参半的桐油色，就是剥落了漆皮子的发乌的黑色。只有在新春元旦，各家为了祈福贴上玫红春联的时节，才见一时半晌的红火与喜庆。

这镇上,缺少的是绿色,除了屈指可数的几株树之外,几乎是一片荒漠。在我的母校门口,中街的西头,有两株古槐,校内还有一株树龄小些的,也是洋槐。再一株树,就是陆家胡同杨家院里的苹果树了。若说真正称得上了的林木,则是散落在镇外的小片子遗,后来被很快砍光了的。于是,在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生活中,绿是稀少的。连海河的水也是浑浊泛黄得没有丝毫童话里的美好梦幻,但就从那早已逝去的年代为始,我,对绿色的树和小草有了永世的偏爱!

小镇,即天津市的大直沽,今已拆建为新区,所忆仅是个人印象,未经查核史料,莠稗而已。

1999年11月22日

目 录

“采采芣苢”(代序一)	1
绿色的树(代序二)	3

小 镇 杂 忆

刘老师	1
草地	8
端午(之一)	14
端午(之二)	19
端午(之三)	24
熟结花儿	29
俄国花园(之一)	35
俄国花园(之二)	40
风筝(之一)	44
风筝(之二)	48
风筝(之三)	52
侯掌柜	56

芥 苜 集

“糖铺的”	61
桥的故事	66
闹日本(一)	68
闹日本(二)	72
闹日本(三)	79
闹日本(四)	84
水灾(一)	90
水灾(二)	95
水灾(三)	100
水灾之后	105
姨太爷一家	108
跑大棚	114

有苹果树的大院

海河	119
宫前	126
有苹果树的大院	133
在小楼上	138
春郊	143
渡口	148
说书场	152
澡堂·曲房	154
蛭蛭·蚰蚰·油葫芦	160
冰封大地	166
南蛮子憋宝的故事	170

我的亲人们

我的祖父	180
我的外祖父	185
我的伯父	188
我的三伯父与六叔	191
我的大姑母	193
我的二姑母	201
我的三姑母	204

击缶之歌

一杯清茶	212
老哥儿仨	216
美国人和美国兵印象	222
《饯春辞》	226
家居的变迁	231
学徒(一)	237
学徒(二)	242
学徒(三)	246
年龄的思辨	250
空竹声中	255
祭坛上的牺牲——日本人印象	261
旻姑(一)	265
旻姑(二)	270

父母情深	276
------------	-----

戏 里 戏 外

昔日风流	327
戏缘(之一)	333
忆萧老(戏缘之二)	337
戏迷、票友及其它(戏缘之三)	342
采访《龙凤呈祥》(戏缘之四)	346
也侃脸谱	351
追思马彦祥老人	357
随想录	363
霜叶	367
习作	370

小 镇 杂 忆

刘 老 师

我幼年时住家在海河之滨的一个坐落在台地上的小镇。那里以出产高粱烧酒闻名。七八家烧锅，每年都向香港和东南亚出口大宗五加皮、状元红酒，以及风味独具的冬菜。

这小镇实在挺大，有三条东西纵贯的长街。闹市以“娘娘宫”为中心，宫前又有两条小横街，沿街挤满了各行店铺和货摊。镇边靠公路不远，有一家不常演戏的戏院。另外还有当铺，且是两家，一名麟祥，一名天德。“娘娘宫”之外，这镇尽北头有一座药王庙，可是不知从谁就以讹传讹，竟说药王庙里供奉的是火神。

烧锅自然重要，但让镇上人口剧增的原因却是四周麇集了日、美、英的纺纱厂、汽油行、打蛋厂。于是镇上就有乡绅、掌柜、洋行职员、工人、把头、小贩、伙计、警察、道士，形形色色，终日纷纭。例如在距今五十多年前，有一个聪明人，掏本钱引来了自来水，雇了几个伙计拉着水车在镇上挨家挨户卖水，发了大财，成

了“新兴”的暴发户。就此，人们叫他“自来水”，以至我一直不晓得他的真姓实名。

镇子中街靠西头，有一所赫赫有名的大学堂，门前两株古槐的阴凉遮到街心，高台阶，大门楼有三间房宽敞。那就是我读过六年书的小学校。在那条窄窄的土街上，学堂的大树是仅有的绿色，就显得格外神奇，既庄严又凝重。仲春，树上满挂着一串串乳白色的槐花，浓郁的香气几天不散，能陶醉多半条街。

这学堂成立在民初，是当地惟一的新学。镇上许多知识分子由其培养。有的一家两三代人都是这个大学堂的学生。这学堂的开明之处，是男女合校不合班，它把第三进院子辟为女院，上下课听一个云板的号令，都由一个校门出入。教师也有男有女。学校的老师是属于全镇的，他们受到人们最高的礼遇。凡婚丧大事、寿日、满月，要宴请头面人物，必须请大学堂的校长和几位年长的老师光临，不然就不够光彩。从尊师，可见我们镇上对知识的重视。

那时，谁家能把孩子供出小学就满不错，如果还能供得起，而孩子有出息又考得取中学，简直就像前清时中了举人甚至进士、状元一样值得大庆贺和羡慕。抗战前一个中学毕业生就十分了不起，他可能谋到较好的职业，可以光耀门楣。对我们小孩子，那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云彩里的美事。

大学堂很有点名气，这倒不是因为它是镇上惟一的学校（后来又增设了另一个小学），而是由于教师的水平高，教学从严，据说颇出息过不少人才。我的几位老师都写一手好字，尤其是段宜民、刘质民两先生，一位工楷书、行草，一位擅隶书，曾得到过李石曾先生的赏识。然而名师门下不一定尽是高徒，我这个中不溜儿的学生至今从未给母校添过光彩。

在孩子们的心目中,礼堂是一块圣地,每逢庆典都要在这里举行。平时,里头黑糊糊的,有一股潮湿味道,因为没有像现在礼堂应有的排椅,空荡荡地更显得幽深。靠后墙,有一排四个大玻璃橱柜,由于一侧是礼堂的便门,另一侧有一个小窗,后墙一带反而明亮些。橱里陈列着许多历届学生精巧的手工作业,有已经变色发黄的鲤鱼骨骼标本,有仿大理石的“陶瓷”器皿,有铁丝编织品,有粉笔雕刻,有刺绣,有绘画……最大的一件是竹制的人骨骼标本。它们默默地呆在柜子里,被长年闭锁着。我时常走去透过玻璃用恋恋的目光抚摸它们,其中有我一件仿大理石“瓷”碗。我的那只碗并不美,但它被锁在里面了。仿佛柜子里面凝结的是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似乎魔法一旦解除,就会立刻迸发出来。

那时,全校男女学生一直保持着十二个班级,只有一位主教美术、书法、劳作的刘老师。他四十岁左右,穿一袭灰褐色长衫,很是清癯的长条面孔上有一个小肉疣,神态老是安安详详,走路轻盈飘逸。我不知道先生的名号,而今说起来难免失敬,但事实如此也无可奈何,学生上下相承都叫他的绰号“娘儿们刘”。不知时下的莘莘学子们是不是也像我们当年一样爱给老师起绰号,可其中大多并没有恶意或不敬,甚至还表现了一种童稚、顽皮的爱戴。

刘先生擅长工笔花卉,后来我读中学的时候,曾在市美术馆见过馆藏的他的作品,印象最深的是一幅丝瓜图。那丝瓜的叶片、藤蔓是脉络分明的,也清癯得如先生,那墨绿色更是沉静。下垂着的一条小丝瓜是绿得略有点嫩,旁边的蔓上开着两朵黄中带绿的花。礼堂陈列的作品就是学生在他指导下的创作,是我们少年心灵里的珍宝和骄傲。

一年,刘先生嘱咐我们都准备一张八开马粪纸和一把铅笔刀、一把尺,在课堂上给了规定的尺寸,教做纸盒。盒盖除了高度少于盒体,长宽是一样的。我照做了之后,发现盖子套不上底盒,还费了许多力气裱上彩色的电光纸,问了同学也无不困惑难解,而且刘先生说下一堂课就应当最后完成并且交上去当作业。这一急非同小可。刚好外祖母正在我家住着,我就缠着老人家,非让她帮助弄好不可。外祖母拿了我糊的小盒,上下套不住,怀疑我记错了尺寸,我说一点也没有错,怪老人笨得不懂事。害得外祖母连声哄我,动手另做一个盒盖,居然套得牢牢的,我满以为可以交上去了。第二天上课,全班同学除了我都带了一个套不上盖子的小纸盒。刘先生一仍平时的从容,告诉大家再按新的尺寸做一个“墙子”,略高出盒底的高度,衬在盒底里面。大家依话做好,他再叫把盒盖盖上。原来奥秘竟在这个小“墙子”上。大家欣喜雀跃,惊喜地互相看着,在盒底写上名字,一个个送到讲台上。而我,却只好偷偷地把外祖母的作品掺在大家五色斑斓的盒子堆底下了。一连几天,我惴惴不安,惟恐先生戳穿我要的小聪明。然而他一直没有任何表示,还是照常耐心引导我们走进美的世界。

后来,刘先生教我们把一支粗针,砸断针孔一头,在火上烧红,砸平再磨快,改制成小巧的工具刀,用它雕刻粉笔连环。班上一个性格娴静的同学刻成九连环,用棉花包衬着放在一个特制的小盒里留了“成绩”,放入了陈列柜。我性情浮躁,最多能刻三连环,还废了十几支粉笔。炭画,多半用来画人像。小时曾见劝业场楼上一家画室里里外外悬挂了许多幅炭画人像。最大的一幅有真人一样高,是职业画家用来谋生的。那些画,在孩子看来是逼真的,对画家高超的技巧,叹服不已。所以当刘先生提出